中国大自然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

——评韩进的《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

刘金凤

值此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40周年暨省政府成立“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工作室”10周年之际，大自然文学评论家韩进推出了他30年追随刘先平的研究专著《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填补了大自然文学理论研究与学术出版的空白，被誉为“构建中国大自然文学美学法则的奠基之作”（刘先平语）。

《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是第一部以刘先平创作大自然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论。作者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将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放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通过对刘先平40年创作历程和50余部创作成果的深度解析，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大自然文学、刘先平创作与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关系、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初步完成了中国大自然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文学样式的基础理论建设和话语体系建构，对加速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创作繁荣和学科建设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有自成一体的学术构架和完整的文本结构。在《引论：刘先平与中国大自然文学40年》和《余论：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安徽现象”》外，主题部分有七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大自然文学的基本概念；（二）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观和大自然文学创作；（三）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的特色及价值；（四）评论界对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现象的评论。与主题内容相呼应，《附录》部分辑编了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年表以及有关评论研究资料，《后记》部分提出了设立“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奖”的愿景，为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和思路。作者认为，大自然文学是人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生态时代的新文学；中国大自然文学发端于安徽作家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刘先平是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有“中国大自然文学之父”的赞誉，在刘先平身上有着中国大自然文学发展史的缩影；中国大自然文学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步、与世界大自然文学同步，经过40年的艰难跋涉，已经发展出具有独创原则、美学理想与发展规律的新文学；已经走出了“儿童文学”的藩篱，融入生态文学大潮，形成中国特色和具有世界影响的独树一帜的中国大自然文学；已经在构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发挥着举生态文明旗帜、聚绿色发展民心、育生态道德新人、兴生态和谐文化、展美丽中国形象的重要作用。

《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用“三个第一次”完成了中国大自然文学美学法则的初步构建：第一次回答了什么是大自然文学以及中国大自然文学的美学特征；第一次描述了中国大自然文学40年发展历程并提出“三个同步发展理论”；第一次对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并论述了刘先平创作对于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开创意义。“三个第一次”从基础理论、发展史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将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现象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面重要的美学旗帜，论述了中国大自然文学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全过程，为大自然文学这一新文学样式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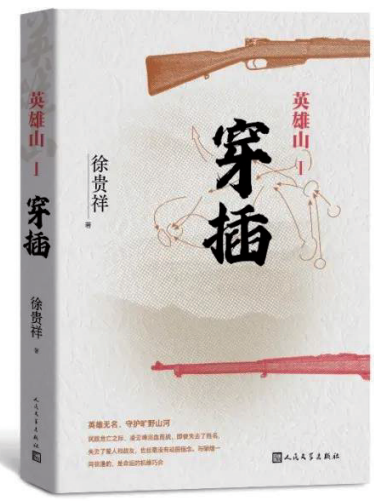
《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文风扎实，自成体系，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自己独到的学术发现。作者以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为例，将刘先平创作放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去考察，放到中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考察，放到世界大自然文学的发展潮流中去考察，以扎实的基础理论、作家作品论和文学史论的功底，为中国大自然文学理论体系构建了整体框架，为中国大自然文学美学法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当代中国大自然文学的重大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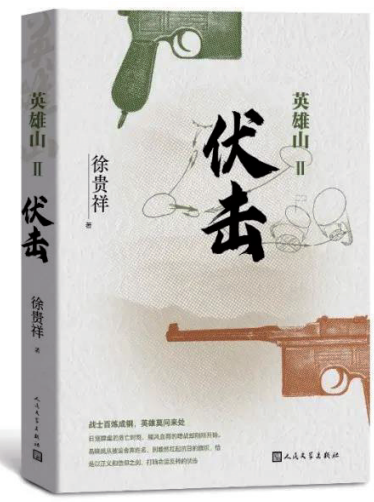
（作者刘金凤：安徽大学出版社副编审、《刘先平大自然文学创作研究》责任编辑、文学硕士，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穿插在生死之间，伏击于心物化境

《英雄山》阅读笔记

张志强





如果说《穿插》是讲英雄淬炼过程的、《伏击》是讲“伪英雄”如何蝶变为真英雄的概括恰当的话，那么，《英雄山》整体叙事的精神指向就更加明显了。

这不同于徐贵祥《历史的天空》《高地》《八月桂花遍地开》那样的战争故事所带来的人物命运的旅行，他的《英雄山》的两部作品显然已经跨越了故事层面的叙事阶段，走向了灵魂与内心。由外在的讲故事向内心的沉静转变，恰恰是今天徐贵祥的小说创作的提升与进步。从“说事”的表层故事，发展到了“走心”的内转与回归。徐贵祥小说创作上的成熟与内转，也预示着当下军事文学创作升级的开启与阅读换代。

《穿插》的讲故事者是八路军团长凌云峰的亡灵，《伏击》的叙事者是国民党敢死队队长楚大楚的亡灵。英雄业绩干出来了，而英雄却战死了，他们的故事就由他们的灵魂讲述出来，这在传统的军事文学创作中是罕见的，这种由外向内的探险是一次重要的根本性的转变。在西方，亡灵叙事不少见，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的《时间箭》、奥地利作家艾兴格尔的《镜子的故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虹》等都是亡灵在叙事，我们还能列举一些。在中国作家的书写技术里，亡灵叙事并不具有普遍性，莫言的《生死疲劳》是用西门闹亡灵的各种形式折腾读者，裴指海的《亡灵的歌唱》采取亡灵的叙事视角追述一个军校学生死亡事件的，而徐贵祥的《英雄山》丰富完善了亡灵叙事的技术方法。

好小说不是故事层面的，一定是形而上意义的。从追求“好故事”到追求“好思想”，从叙事的外部事件，走进人物的内心和灵魂世界，这是“好”的标准。从根本上来说，故事是有限的，故事的领域并不具有广阔天地。徐贵祥或有意或无意地在叙事手法上给文坛带来了令人惊喜的示范：他用亡灵讲述了《英雄山》的故事，这个书写观念与手法的进步，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叙事的某种可能。亡灵叙事让故事归于灵魂，走向内心。亡灵与肉体对话：灵魂何以为家？亡灵与历史对话：真相在哪里？亡灵与现实对话：死亡的价值何在？

叙事走向“内心”，把表层的事件引入到灵魂的战场，在情与意之间，在爱与恨之间，在对抗与和谐之间，徐贵祥找到了一剂灵丹妙药，将历史坚硬的表壳与现实柔软的内心沟通融化，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丛林与溪流之间，使小说变得既轰轰烈烈又缠绵悱恻。

《英雄山》的价值信仰是坚定的，没有人能够把凌云峰和凌云峰的战友们从无形的价值执念与固守中拉扯出来，也没有人能够把易水寒、楚大楚，甚至是陈达、蔺紫雨、蓝旗、楚兰等人从无怨无悔的中日两个民族的对抗中软化。特别是八路军团长凌云峰、凌云峰的搭档何子非，以及国民党特工易水寒等人物，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不仅有信仰，甚至是有宗教的。但他们为完成一次精神洗礼与朝拜过程，几乎都经历了一次逃离与回归。八路军团长凌云峰重伤之后，在国民党军队以楚大楚的名义生存并屡立战功，而易水寒本是被派往八路军队伍冒充凌云峰的国民党特工人员，他却时时忘记自己身份，沉浸于角色，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凌云峰，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打了许多大仗。

角色的互换，和身份的逃离，这恰是徐贵祥作品的一个精心安排与巧妙“穿插”。让信仰的意义更为广阔与超绝，把狭隘的政党之分，变成了民族大义，身份差别变成了正邪较量。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以其信仰的不可冒犯性使人肃然与感动。《英雄山》的叙事突出表现的是一次自我灵魂的扣问与反观。这是一次特殊的“心”与“物”的化境过程。对话不仅指向外部，还指向内心，是内心与内心的坐忘。《穿插》中的凌云峰，《伏击》中的易水寒，他们在行动中不断地纠缠着一个无解的命题：我是谁？身份的混淆、命运的偶遇、死亡的忽降，不仅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语问题，更是灵魂自我追问的谜题。

《英雄山》的叙事从一次自我灵魂的问答走向了灵魂与灵魂的对话现场，更是走向了自我与他者的和鸣。两部长篇小说在叙事意义上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的对话与复调，是交响的、共鸣的，几乎是一问一答的对歌。这样的对话与反诘有如飘浮于世间的两个巨人的庸常闲语。让人震动的是，这样看似随意信手拈来的复调叙事其实暗含着丰富多义的隐喻，我们可以从中品味出多种可能性。